

那一年,我们都19岁,是公司的开票员,师诺是银行的收费员,我俩排排坐,作为职场底层的惊弓之鸟,懵懂、孤寂、窥视着周围的环境,尽量不多说一句,不多走一步路。

在师诺之前的收费员小陈,你不管什么时候叫“小陈小陈”,小陈都会呲着白牙给你笑一个,而师诺刚好相反,他要么根本听不见你叫他,要么翻着白眼瞪你一眼。多数人看到师诺铁青的脸就先退避三舍了,实在有事要跟他交代,也总想不起来他叫啥。

若说我和他有什么相似之处,就是,他也在有意无意地减弱自己在这个人群中的存在感。我俩都有些“不懂事”“没眼色”。我不觉得靠跟同事拉关系、跟上司套近乎来润滑人际关系有什么意义。可以得到晋升?好吧,我可不可以觉得“晋升”也没有意义?在这一点上,我从师诺的眼里看到了我自己。对他来说,为了得到方便、实惠或晋升,不得不调动脸上的肌肉,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笑,真的是一件比死还难的事儿。

不过,这个怪人也不是毫无趣味,相反,跟师诺一起工作的时候要比跟小陈开心得多,比如他会指着办事大厅里跑得最欢的老丁说:“哈哈,有没有发现他像只大蚂蚁……”他不说倒也罢了,他一说,你再看老丁,真的神似一只忙忙碌碌的大黑蚂蚁,他还指着主管老Q说:“嗯,像不像一种大型螳螂?”可不是吗?你不论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老Q,他都在指手画脚,除了指手画脚,还真的想不出来他还会别的动作了……还有小咪“活像一种水母”,摇曳无骨地飘来飘去,但你敢碰碰她试试?

还是在老家那个卧房立式大衣镜前,约摸5岁大的我,盯着镜中站我身旁的那个3岁的你,又惊又奇又喜——浓眉、大眼、圆脸,连睫毛也跟我的一样长而密,这个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一个跟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人儿!而且,你还偏偏长得像我,不像你的哥哥。

你不仅与我长得极像,连性格也像。你的哥哥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在一旁堆石子、拆灯泡、睡大觉,不吵不闹,你则乐于撅着屁股喊着“姐,姐,姐”,一刻不歇地跟在我身后。我扫地,你拽着扫把刷,我生火,你跟着呛一鼻子烟,我给鸡喂食,你追赶着母鸡满天花,我围着爸爸妈妈叽叽喳喳,你也跟着团团转。上学后,你更像我,同样当班干,同样喜欢帮老师做事,同样在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后,捧回一张全班第一名的奖状,然后紧挨着我的奖状,贴在老家的白墙上。我喜欢唱歌,而且不怕丑,家中请来采茶工时,我经常当着十几号人的面,现场嗨唱电视上新上映的琼瑶剧里的主题曲,你也不害羞,在被大家戏笑为“公鸭嗓”后,依然五音不全地卖力唱着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

那个黏人的你、像我的你,一如我现在3岁大的女儿,对我无时无刻的依赖和百分百的信任,让我早早地意识到满满的存在感和责任感。我也很习惯于身后多了你这个“小尾巴”,习



月圆之夜,听我为你唱首歌

肖遥

师诺把大厅里的一切瞬间都变成一出默片,让你忍俊不禁。

他把耳机给我戴上一只,示意我,配上音乐更有滋味哦。

后来,我经常喜欢在人群中辨别像师诺这样的人,他们的一部分知觉仿佛永远停滞在少年的某个阶段,有能力发现美和真正有趣的瞬间,当这些有趣被发掘并表现出来时,平庸繁琐的生活瞬间被照亮了。

可是,拥有这种能力是有代价的,比如师诺,他面孔严肃、目光冷峻,好像对一切都很不耐烦的样子……也难怪,他能看到更远的地方,又怎能装作对眼前的事物有耐心呢?

一起工作了两周,我知道了师诺的经历:北漂在地铁或酒吧里唱了两年歌,几乎一天三顿煎饼果子,如今他在银行工作的目的是攒些钱,继续北漂……家里人?哦,父母在县城,很开明,并不反对他的生活方式,只是有些担心他的日子太窘迫,托这个城市的姨妈关照他,姨夫给他找了现在的工作。可只要他敢去他们家,他们都会恨铁不成钢地数落、教训他,说他浪费了他们给他的平台,不会看人眉高眼低,不会走动、不爱应酬。还有卖唱,简直丢人现眼!有一回他想换把吉它,去找姨妈借钱,姨妈骂他没出息,把钱扔在了地上……我问:“那你捡了没?”

“捡了。”他眼神黯淡得像蒙了一层雾,他没说什么。对于太过复杂的情绪,就像对待令人难堪的现实和生活,他不是看不懂,是干脆转开脸装作看不见。

再说,不接又能怎么样?不接钱就有了尊严了吗?就像现在坐在这里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,就有尊严了吗?与音乐相比,在现实里丢失的那些面子、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?别人的眼光、世俗的标准又能如何?他们怎能理解音乐带给他的巨大快乐?说到唱歌,师诺眼睛变得特别亮。哦,那一刻,他就是约翰·列侬,我成了小野洋子,然后,师诺决定给我唱首歌,待到某个月圆之夜。

现在,我们一起看月亮的阳台,包括那座楼房早就经历了不知第几代拆迁、重建、转世和轮回了。而我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给我唱过的歌词和旋律。在现实生活面前,那些疑似爱情的、让心灵感动的细节都太轻盈了,轻得一口气就吹散了。直到多年后我在家里看电视,末尾主题曲响起来,正是师诺在有月亮的阳台上给我唱过的那支歌《爱你,不必表达》:“爱呀,不必表达,也不必说话……”我专门等到词曲作者,正是师诺。震惊之余,我跑到阳台上,抬起脸,一轮圆月无邪地挂在天上……透过越来越厚的眼泪,月亮,不是一轮,

少年的你

毕瑾

惯于离你那么近。正月里,得了肾炎的你跟着爸妈去邻省医院治疗,我天天守在稻场外等你回家,而你回来时也不忘给我带回一本《黑猫警长》。父母外出做工深夜未归时,紧紧偎在我怀里的你,让我对冷寂的山林少了一丝害怕。芒花青了杆时,你将用芒花杆做的第一个棱角帽戴在我的头上,我也会送你一个你最喜欢的棱角马。

曾经,你的时光就是我的时光,你的每一点变化,我都知悉。只是,我好像错过了你最宝贵的少年时期。我承认我缺席了。

也就是去县城读高中的那一年,我开始了与你真正的长时间分离。彼时的你,刚好上初中。鲜少回家的我,只能通过与母亲一周一次的电话,了解你的近况。然而,不知何时起,母亲开始在电话中频繁吐槽,说你在学校打了架,“沉迷”于篮球、英语考试不及格、不爱跟父母讲话、周末不归家、老师经常找家长谈话……

我听懵了。期末考试刚结束,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找“真相”。真相就是,眼前的你,确实变得很不耐烦、不愿多说一句话,空闲时间不是在篮球场上就是泡在同学家中,或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说实在的,这样的你,很不招人喜欢,时间一长,我竟也学会了父亲母亲那一套,动不动就

指责你训导你,甚至直接表达对你的生气和失望。你也只是听着,不作声不回辩,当然更不会敞开心扉跟我聊聊天。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你的高中,你以一纸不算理想的高考成绩单,让父母和老师彻底视你为“堕落者”。你变得更加颓废,整天魂不守舍,爱睡懒觉。

我突然觉得很难过也很无力,再也找不回那个黏人的、像我的你,再也拉不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

直到有一天整理书柜时,我无意间发现了你的那本边角破碎的日记本。我一页一页地翻一页一页地读。原来这些年,你读了很多文学书,你最爱《红楼梦》和《儒林外史》,喜欢古诗词,喜欢纳兰性德。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,你用冷冷的笔调写下“月下饮孤人,举杯风自清。杯中无人醉,却醉月中影”,“风不自落花成昨,转眼听说又入秋”,“在极端两头的中间徘徊,不变仍要眉颜声息如常”……我才看到文字里的你,时而忧郁到沉积如冰,时而烦躁恨不能,时而害怕孤独到四处苛求救命稻草,时而妄图宁静祈愿避世百年。我也才知道,原来你曾直言善行却受到学校处分,老师不理解你,视你为“不良学生”时,你很憋屈;古诗词看一遍就能背诵却怎么也记不住英语单词时



是好几轮,那一团团光芒,涌出来,滚落在地上。

类似的信号就像外星人发来的密码一样,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了。

如今,游走在这个早已面目全非的城市里,我经常莫名好奇,师诺变成什么样儿了呢?对他来说,用音乐来换了面包,是实现了梦想,还是远离了梦想?

在我寻思的当儿,十字路口的堵成一团的车们焦躁地狼奔豕突,但愿,开车的某个目光浑浊、神情麻木的中年男人,不是师诺。



肖遥,周刊专栏作者,为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新周刊》《读者原创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南方周末》等刊物供稿,曾为《南方周末》《安庆晚报》等全国20多家媒体及公号写专栏,中篇小说见于《延安文学》等刊物。现居西安。

你很恼怒;父母“指望葫芦天大个”给你的考学压力曾让你数月失眠、头痛;你给自己取名“木冰石”,原来是“只想冷冷地观世界,在空中成冰,散落地成石,木木然不再回首”。

我又欢喜又懊悔,原来你没有变坏,只是为什么当时的我不能多给你一点信任、多花一些精力让你敞开心扉呢?那些年,你把我关在了门外,把自己关进了密室。

多年之后,你选择在一个跟你性格很相似却离家很远的城市打拼。我又习惯于每天翻翻你的微信动态,看看你在干什么想什么,你动一动,我就赞一赞,像个小尾巴。昨天,你又和一群球友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,像少年的你,一身湿汗一身疲乏,却依然不忘在日记本上写下:“即使归来已不是少年,我也还是愿意继续追风,邀月,思佳人。”

我很开心。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。



毕瑾,本报副刊编辑,现居安庆。